《记录》

兜兜转转，一年又将到来。我不在希冀。像无智时，那般对于开始有什么期盼。我总会是把精力耗费在各种无聊的事情上，但也就是这些无聊能够让我感到，绝对自由就是绝对束缚。我想这一点儿，是很多人都有所了解的。因此，在找寻了诸多方法都不合适之后，我既不想耗费，也不想束缚。于是，便只能尝试这条新的道路-写作。

可能每个要写作的人多多少少都有对自己文笔的自信，我也是这样，但是我是个通俗意义上来说比较死板的人。一般说来，我认为如果在一个领域出现一个极为优秀的人，倘若我不能超越他，或者至少水平相近，那这件事还是不做的好。这一点给我带来了极大的麻烦，导致我几乎什么都不想做，害怕犯错并且向往着一跃成名。虽然我很讨厌命定、决定说，也认为塑造、生成是正确的，但是这并不能完全改变我对于一些事的看法。

我开始接触西方哲学也有一两年了，基本的西方思维方式，自认为有些了解，但似乎平时也几乎用不上，我担心这些有趣、无聊的人会被永远的丢在家里的一角，我其实是个反哲学的人，我的想法很简单就是有个道理，能把不说所有现象，至少与我们息息相关的日常生活问题解释说清楚。这是幼稚的想法，真实的规则要不是赤裸的无法认同，要不就是退隐而显支配着一切。这是它运行的一体两面，或许意识形态之下并没有所谓超脱、绽放…可言。

《龙樱》这部日剧又让我回想起了高中的片段，没什么好说的：“如果你不服，就去改规则啊！”。象征秩序的完备需要我这样一群被抛弃的人，来为它的运行添加最后的润滑剂。

必须要有个目的啊，不能浑浑噩噩的，毫无纪律、散漫无力。这样没力量的行为，连对手都不会在意的。哎呀，我不要再打气了。